

## 夏承燾「論詞絕句」論易安詞詳析

王偉勇\*

〔摘要〕

本文係就夏承燾《論詞絕句》百首中，論李清照之6首，予以詳析。計有三點發現：其一，認定此6首係以聯章形式呈現，先論其膽識，次論其愛國情操，三論其文學造詣，四論其詞學觀；第五首總結其為人，第六首總結其文學，誠然環環相扣。其二，藉夏承燾6首論李清照絕句，可發現夏氏論詞人，最重其人品；尤其置身動盪時代而能持志不移、獻身家國者，推崇備至。其三，吳无聞分「注釋」、「題解」兩目，箋注夏承燾《論詞絕句》百首，雖能揭其要旨，然仍有未注待補注、已注待補強、已注而疏誤等現象，讀者宜留心引用、細心探究。

關鍵詞：夏承燾、論詞絕句、李清照、詞學觀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以絕句論詞之形式，當受論詩絕句之啓發。論詩絕句由杜甫〈戲爲六絕句〉、〈解悶十二首〉之四至八開其先，嗣後繼響不絕。至於論詞絕句之濫觴，歷來眾說紛紜，或謂始於厲鶚（字太鴻，1692-1752），<sup>1</sup>或上推至陳聶恆（1673-1723 以後），<sup>2</sup>或溯源至元末明初之瞿佑（字宗吉，號存齋，又號山陽道人、吟堂、樂全叟，1347-1433）。<sup>3</sup>趙福勇撰《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則上溯自白居易〈聽歌六絕句〉之〈何滿子〉及〈楊柳枝詞八首〉之一、劉禹錫〈楊柳枝詞九首〉之一等，其論言而有據，邁越前行學者多矣！<sup>4</sup>

清代詞學號稱中興，詞學批評更是蓬勃發展，除運用詞話、序跋、詞選、評點等基本形式進行批評外，以詩論詞之「論詞絕句」更是蔚爲風尚。清人「論詞絕句」多數收於作者之詩集，或散見於詞集、詞話、詩話、筆記、叢書、期刊。最早注意蒐輯公布全面資料者，厥推吳熊和〈詞話叢編讀後〉<sup>5</sup>一文，凡錄 37 家

<sup>1</sup>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相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啟戶牖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冊 1151），卷 16，頁 306。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一斑〉：「論詞絕句，前代罕見；有之，則似從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始。」《唐宋詞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294。

<sup>2</sup> 嚴迪昌：《清詞史》：「清人『論詞絕句』並非自厲鶚始，如常州的陳聶恆就早於厲鶚作有 6 首，但影響遠不如後者。」（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351。

<sup>3</sup> 陳水雲：〈論詞絕句的歷史發展〉：「論詞絕句最晚在元末明初就出現了，……以絕句的形式論詞的有瞿佑的〈易安樂府〉（《香臺集》卷下）。」《國文天地》第 26 卷第 6 期（2010 年 11 月），頁 41-42。

<sup>4</sup> 白居易〈聽歌六絕句·何滿子〉：「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調（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楊柳枝詞·八首之一〉：「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劉禹錫〈楊柳枝·九首之一〉：「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以上三首論及詞調〈何滿子〉、〈楊柳枝〉，可視為論詞絕句之濫觴。以上論述，參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 年），頁 39-42。白居易及劉禹錫絕句，參[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卷 458，頁 5213、卷 454，頁 5148、卷 365，頁 4113。

<sup>5</sup> 吳熊和：《吳熊和詞學論集·詞話叢編讀後》（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27-135。

824 首（不含潘際雲〈題漱玉詞〉五古一首、韓崇〈蔣因培燕園爲李易安故宅賦〉七律一首）；而後孫克強於《清代詞學》<sup>6</sup>第四章第三節繼補之，凡錄 38 家，僅得 654 首（「無數量」者不計數，亦不含前揭潘際雲五古、韓崇七律，以及潘增瑋五古等三首）。然兩人均僅列數量，未見具體內容，俟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第五冊，<sup>7</sup>始於該書之後，附吳氏與陶然所輯，凡 28 家，601 首「清人論詞絕句」。顯見所能蒐得之作品，較原公布之目錄，有 231 首之差距。泊乎 2009 年孫克強出版《清代詞學批評史論》<sup>8</sup>一書，又公布 45 家，凡 777 首。而王偉勇與趙福勇自 2004 年起亦留意此資料，迄今蒐得者凡 133 家，1060 首。<sup>9</sup>清代「論詞絕句」彙集成編之後，便能綜觀清代詞人「以詩論詞」之批評模式與成果。就 133 家詞人之論詞絕句觀之，三十首以上者，包含厲鶚 33 首、鄭方坤 36 首、李其永 30 首、沈道寬 42 首、王僧保 36 首、譚瑩 177 首、華長卿 37 首、楊恩壽 30 首、高旭 40 首等；一百首以上者，僅譚瑩一人，其中論唐、五代、兩宋词人，計 101 首，論嶺南詞人，計 36 首，論清代詞人，計 40 首，譚瑩除針對唐宋間及清代詞人作一番評論外，亦以地域爲批評核心，論及嶺南詞人，成果超邁前人；王曉雯已撰成《清代譚瑩「論詞絕句」研究》學位論文深論之。<sup>10</sup>至於其他諸家之論詞絕句，不乏學者撰成單篇論文探討之，或專論單一詞人之論詞絕句者，如宋邦珍〈厲鶚〈論詞絕句〉的傳承與創新〉、<sup>11</sup>陶子珍〈清代張祥河〈論詞絕句〉十首探析〉；<sup>12</sup>或論兩家以上詞人之論詞絕句，如陶然〈論清代孫爾準、周之琦兩家論詞絕句〉、

<sup>6</sup>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68-73。

<sup>7</sup> 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4386-4439。唯此中目錄載朱小岑作品時，少列 6 首，致總數僅得 595 首，實則宜正為 601 首。又：此書所錄，正文與附注相混，以及錯字、錯簡不少，使用時宜留心。

<sup>8</sup> 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清代論詞絕句組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365-502。

<sup>9</sup> 以上資料，見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初編·清代論詞絕句之整理、研究及其價值》（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頁 2-3。唯論詞絕句散見詩集、詞集、詞話、詩話、筆記、期刊等，蒐錄不易，該書雖已網羅千首以上之論詞絕句，自知絕非全豹，故以「初編」名之，俟日後再行增補。

<sup>10</sup> 王曉雯：《清代譚瑩「論詞絕句」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

<sup>11</sup> 宋邦珍：〈厲鶚〈論詞絕句〉的傳承與創新〉，《輔英學報》第 11 期（1991 年 12 月），頁 200-206。

<sup>12</sup> 陶子珍：〈清代張祥河〈論詞絕句〉十首探析〉，《成大中文學報》第 15 期（2006 年 12

<sup>13</sup>陶然、劉琦〈清人七家論詞絕句述評〉；<sup>14</sup>或以論詞絕句之內容與主題探究之，如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一斑〉、<sup>15</sup>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賀鑄〈橫塘路〉詞探析〉；<sup>16</sup>或綜論論詞絕句之蒐輯、類型與價值，如孫克強〈詞學理論的重要載體——簡論清代論詞詩詞的價值〉、<sup>17</sup>胡建次〈清代論詞絕句的運用類型〉、<sup>18</sup>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之整理、研究及價值〉<sup>19</sup>等，可見清代論詞絕句之單篇論文亦頗可觀。

民國以還，以絕句論詞之現象依然存在，此中夏承燾字瞿禪，晚號瞿髯，1900-1986) 作有 100 首，<sup>20</sup>先師鄭騫先生(字因百，1906-1991) 作有 30 首，<sup>21</sup>葉嘉瑩(號迦陵，1924-) 作有 49 首，<sup>22</sup>皆有聲於詞壇，此外，楊仲謀(字育德，號果齋，晚號逋翁，1909-) 作有 170 首，且以專書行世，名曰《評詞絕句註》，<sup>23</sup>特鮮為所知。而最被當今詞壇所矚目者，當推夏承燾《論詞絕句》。關於夏氏此書之來龍去脈，林玫儀〈《瞿髯論詞絕句》初探〉有極清楚之考述，茲移錄如次：

月)，頁 86-106。

<sup>13</sup> 陶然：〈論清代孫爾準、周之琦兩家論詞絕句〉，《文學遺產》1996 年第 1 期，頁 74-82。

<sup>14</sup> 陶然、劉琦：〈清人七家論詞絕句述評〉，《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05 年 3 月)，頁 15-19。

<sup>15</sup> 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一斑〉，收入《唐宋詞論稿》，頁 294。

<sup>16</sup> 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賀鑄〈橫塘路〉詞探析〉，《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4 期(2008 年 3 月)，頁 193-224。

<sup>17</sup> 孫克強：〈詞學理論的重要載體——簡論清代論詞詩詞的價值〉，《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 年第 1 期，頁 44-49。

<sup>18</sup> 胡建次：〈清代論詞絕句的運用類型〉，《重慶社會科學》2008 年第 7 期，頁 105-110。

<sup>19</sup> 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之整理、研究及價值〉，收入王偉勇、趙福勇合撰：《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頁 1-44。

<sup>20</sup> 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收入《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聯合刊行，1997 年)，冊 2，頁 505-596；並由其夫人吳無聞為之箋注。

<sup>21</sup> 鄭騫先生〈讀詞絕句〉30 首，收入《清畫堂詩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 年)，頁 307-321。

<sup>22</sup> 葉嘉瑩「論詞絕句」凡 49 首，係以「論詞絕句」之批評形式，與長篇之批評論文結合成書，名曰《唐宋詞名家論集》(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7 年)，頁 1-464。

<sup>23</sup> 楊仲謀：《評詞絕句註》(臺中：四川同鄉會審校典藏，1988 年)，頁 1-291。

夏氏的論詞絕句，最先名為《詞問》，又曾名為《詞讞》，後來始易為今名。自一九七九年一月在香港《大公報》連載，至一九七九年三月連載完畢，共八十二首，同時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專書；同年五月，又發表《瞿髯論詞絕句外編》，錄詩五首，其中詠朱彝尊「陌韻風懷繫夢思」一首重複，實得四首。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增訂本，在初版八十二首的基礎上，增加了十八首，包括原發表在杭大學報的四首及新增的十四首，並將其中論域外詞的七首作為外編。原詩字句及夏夫人吳无聞所作之注釋、題解等亦略有訂補。<sup>24</sup>

夏承燾《論詞絕句》凡一百首，前兩首論「唐教坊曲」及「填詞」，係論詞之起源及填詞應有之態度；第三首至第九首，論李白、張志和、溫庭筠、李珣、李煜等唐、五代詞人；第十首至第二十四首，先總論北宋詞，再論林逋、范仲淹、歐陽脩、柳永、蘇軾（一首與蔡松年合論）、秦觀、賀鑄、周邦彥、萬俟雅言等詞人；第二十五首至七十首，先論南渡之際及南宋、金源詞人，包括張孝祥、辛棄疾、陳亮（一首與朱熹合論）、張掄、史達祖、張鎡、劉過、姜夔、劉克莊、元好問、吳文英、劉辰翁、周密（一首與王沂孫合論）、文天祥、張炎、陳經國（即陳人傑）等，再論載錄宋遺民詠物作品之《樂府補題》；第七十一首至九十二首，論明、清詞人，包括金堡、陳子龍、夏完淳、王夫之、陳維崧、朱彝尊、顧貞觀、納蘭成德、厲鶚、洪亮吉、張惠言、周濟、龔自珍、陳澧、蔣春霖、譚獻、朱孝臧、況周頤等；九十三首「論詞新境」，可視為論中國詞壇之總結及對未來之期盼；第九十四首至九十八首，論日本詞人，包括嵯峨天皇、野村篁園、森槐南、高野竹隱（一首與森槐南合論）；第九十九首論朝鮮詞人李齊賢，一百首論越南詞人阮綿審，視野已擴及國外，誠不易也。

進一步觀察夏氏所論詞人，大抵以一首為度，然亦有兩首以上者，茲歸納如次：李珣、李煜、周邦彥、張孝祥、元好問、吳文英、朱彝尊，以兩首論之；岳飛，以三首論之；辛棄疾、陳亮（一首與朱熹合論）、張炎、龔自珍（一首與陳亮合論），以四首論之；姜夔，以五首論之；蘇軾（一首與蔡松年合論）、李清照，以六首論之。然六首全論一人者，唯李清照而已，其理安在？夏承燾處於大

<sup>24</sup> 林玫儀：〈《瞿髯論詞絕句》初探〉，《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頁455-482。

動盪、大變革之時代，一方面自我期許能跟隨傳統知識分子治國平天下之腳步邁進，一方面又割捨不下對詞學之喜愛，其《天風閣日記·前言》云：「三十前後，始專攻詞學。迨抗戰爆發，時局動盪，陸沉之懼，且夕縈心。自悔所學無濟於時，嘗思跳出故紙堆中，另覓新徑，然積習既深，欲棄去終未能也」；其 1935 年 7 月 16 日之日記亦云：「閱報，內憂外患如此，而予猶坐讀無益於世之詞書，問心甚疚。……期於世道人心得裨補萬一，而結習已深，又不忍決然捨去。」<sup>25</sup>蓋基於此因，故特以易安詞為寄託。楊牧之〈千年流派我然疑——瞿髯論詞絕句讀後〉嘗云：

夏承燾先生多次和我說起，他對《瞿髯論詞絕句》最有感情，……為什麼單單對這樣一本小冊子最有感情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一次，問到夏先生，吳無聞同志在旁說：「你知道前言中『禁足居西湖』是什麼意思嗎？」沒等我回答，夏先生說：「禁足，不得隨便行動也。《論詞絕句》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蹲『牛棚』的收穫。」我恍然大悟，原來這本《論詞絕句》是夏先生在逆境中的產物，它曾是作者的寄託和伴侶，難怪夏先生對它如此鍾情。<sup>26</sup>

此乃親聞夏氏之言，尤足取信。且此六首作品係以聯章形式呈現，亦未見學者提及，故筆者特撰文以明之，以見夏氏布局之細膩，且藉以凸顯其詞學觀。

夏承燾「論詞絕句」問世後，先有吳無聞為之注釋、題解，後有劉揚忠〈《瞿髯論詞絕句》注釋商榷〉<sup>27</sup>一文，為之訂補。至於書寫讀後心得、歸納、綜論夏先生詞學觀之單篇論文，亦陸續發表。除前舉林玫儀論文外，他如楊牧之〈千年流派我然疑——瞿髯論詞絕句讀後〉、<sup>28</sup>洪柏昭〈讀瞿髯論詞絕句〉、<sup>29</sup>朱存紅及沈家莊〈別有境界、自成一家——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雜議〉、<sup>30</sup>劉青海〈論夏

<sup>25</sup> 夏承燾：《天風閣日記》，《夏承燾集》，冊 5，頁 1、394。

<sup>26</sup> 楊牧之：〈千年流派我然疑——《瞿髯論詞絕句》讀後〉，《讀書》1980 年第 10 期，頁 45。

<sup>27</sup> 劉揚忠：〈《瞿髯論詞絕句》注釋商榷〉，《文化遺產》1985 年第 3 期。

<sup>28</sup> 楊牧之：〈千年流派我然疑——《瞿髯論詞絕句》讀後〉，《讀書》1980 年第 10 期。

<sup>29</sup> 洪柏昭：〈讀《瞿髯論詞絕句》〉，《光明日報》（1980 年 3 月 18 日），第 4 版。

<sup>30</sup> 朱存紅、沈家莊：〈別有境界、自成一家——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雜議〉，《文藝評論·現代學人與歷史》（2011 年 6 月）。

承燾《瞿髯論詞絕句》中的詞學觀<sup>31</sup>等，皆是其例。此外，大陸胡永啟撰成《夏承燾詞學研究》博士論文，其第四章〈詞學批評之學研究〉第一節專論夏氏《瞿髯論詞絕句》，以彰顯夏氏之詞學主張與其詞史地位。<sup>32</sup>以上研究成果，入手不同，要皆可資參考；本文若有引用，將隨文予以附註。

## 二、論李清照六絕句詳析

### （一）論其氣度與膽識

目空歐晏幾宗工，身後流言亦意中。放汝倚聲逃伏斧，渡江人敢頌重瞳。

此詩首句，先指出李清照（號易安居士，1084-1141?）批評歐陽脩、晏殊等北宋諸大家，顯然目空一切。其言論，見於所撰〈詞論〉，茲引錄如次：

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何耶？<sup>33</sup>

是知李清照對北宋詞壇大家，皆有所月旦，如評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987-1053?）之作，以為「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評張先（字子野，990-1078）、宋祁（字子京，998-1061）、宋庠（宋祁兄，996-1066）、沈唐（字公述，生卒年不詳）、元絳（1008-1083）、晁端禮（字次膺，1046-1113）諸人之作，以為「時時有妙語，而

<sup>31</sup> 劉青海：〈論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中的詞學觀〉，《中國韻文學刊》25卷1期（2011年1月）。

<sup>32</sup> 胡永啟：《夏承燾詞學研究》（河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10月）。

<sup>33</sup> [宋]李清照〈詞論〉，見於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濟南：濟南出版社，2005年，第2版），頁240-241。按：爾後引李清照作品，悉以此書為準，逕標頁碼於其後，不再一一附注。

破碎何足名家」；評晏殊（字同叔，卒諡元獻，991-1055）、歐陽脩（字永叔，自號醉翁，號六一居士，1007-1072）、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1036-1101）諸人之作，以為所作小歌調，「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即因如此，故李清照卒後，終見流言蜚語。而似此顧慮，宋代已見記載，如莊綽（字季裕，生卒年不詳）《雞肋編》即云：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虜，為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虜，而議和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為之語曰：「不救肅王廢舒王，不禦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為口實矣！<sup>34</sup>

「口實」之具體指陳為何？即在李清照改嫁之間題。如王灼（字晦叔，號頤堂，四川遂寧人，生卒年不詳）《碧雞漫志》即載：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便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文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sup>35</sup>

又如胡仔（字元任，號苕溪漁隱，生卒年不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載：

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

<sup>34</sup> [宋]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唐宋史料筆記》本，第1版第3次印刷），卷中，頁43。

<sup>35</sup> [宋]王灼：《碧雞漫志》，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2，卷2，頁88。



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儉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sup>36</sup>

自上舉兩例，可證宋人筆記中，對於李清照敢言不拘之行徑，以及因此行徑而惹來之批評，已多記載；甚至傳出「晚節流蕩無歸」、「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等情事。<sup>37</sup>然在夏承燾眼中，此等傳聞皆在意料之中，故云：「身後流言亦意中。」

至於此詩後兩句，意謂南渡人士敢挺身議論項羽不肯過江東，以諷朝廷者，殊為乏人，李清照即少數之一；且因晚年轉以倚聲填詞度日，故可免去殺頭之命運。此兩句係基植於李清照作品及行徑而言之，其〈烏江〉詩云：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頁 167-168）

此係一首雄渾激切之詠史詩，亦是借古說今之言志詩。就詠史論之，據《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垓下兵敗後，逃至烏江畔，烏江亭長欲助項羽渡江，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sup>38</sup>終乃自刎而死。李清照此詩，先論人生在世，氣節為要；守得氣節，則生可為人傑，死可以為鬼雄，自然了無遺憾，項羽是也！就言志論之，李清照實借寧可一死以謝將東父老之英雄項羽，對比臨難逃避、苟安不進之南宋小朝廷，並給以俐落之諷刺與譴責。此詩而外，李清照〈詠史〉（頁 168）、〈題八咏樓〉（頁 176）、〈釣臺〉（頁 178）等詩，亦皆類此，足印證南渡初期李清照之初衷。然南渡既久，朝廷苟安議和之政策既定，兼之其夫趙明誠（字德甫，1081-1129）辭世，李清照晚年，轉而內斂自持，甘心作為詞人，倚聲度日。茲舉其〈永遇樂〉詞為例：

落日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sup>36</sup>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60，頁416-417。

<sup>37</sup> 關於李清照改嫁之問題，可參考何廣棧：《李清照改嫁問題資料彙編》（臺北：九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頁1-434。

<sup>38</sup>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新校本《二十五史》），冊1，卷7，頁336。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  
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問夜見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頁  
21）

「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對比「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之豪情，真不可同日而語。然衡諸當時環境，印證宗澤（字汝霖，1059-1128）、岳飛（字鵬舉，1103-1141）等主戰者之遭遇，李清照此種轉變，正足以免去殺身之禍，故夏氏乃云：「放汝倚聲逃伏斧」，誠然不勝歎噓！

## （二）論其愛國情操

西湖臺閣氣沉沉，霧鬢風鬟感不禁；喚起過江老宗澤，聽君打馬江淮吟。

此詩起兩句，可謂承前首後兩句而來。蓋前首後兩句係對易安敢於作詩諷諫之膽識，稱頌不已；亦為其轉而作詞人，慶幸歎歎！此詩承此思緒，先以「西湖臺閣」喻指臨安小朝廷，再以「氣沉沉」論其苟安不振。次句「霧鬢風鬟」，出於前揭〈永遇樂〉詞。該詞「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三句，以天候為喻，謂「元宵佳節」，固呈現短暫之太平，然迄乎暮春，寧無風雨？又焉知戰亂不會再起？可歎者，朝廷渾然不覺，仍度其香車寶馬、紙醉金迷之歲月。因之眾人呼朋結伴、相邀看燈之時，李清照獨坐於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此即不禁感慨之寫照，所謂「霧鬢風鬟感不禁」是也。即因此詞沉痛之情，流露於不自覺間，無怪乎宋遺民劉辰翁〈永遇樂〉詞序云：「余自乙亥（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託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sup>39</sup>

此詩後兩句，旨在推許李清照之愛國情操，而以宗澤相媲美；關鍵之接會點，

<sup>39</sup> [宋]劉辰翁〈永遇樂〉詞，見錄於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冊5，頁40870。茲移錄如次：「璧月初晴，黛雲遠澹，春事難主。禁苑嬌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許。香塵暗陌，華燈明晝，長是懶攜手去。誰知道、斷煙禁夜，滿城似愁風雨。 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緜帙流離，風鬟三五，能賦詞最苦。江南無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誰知否。空相對，殘缸無寐，滿村社鼓。」

即在「過河」兩字。據《宋史·宗澤傳》載：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儲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淚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夙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sup>40</sup>

復讀李清照〈打馬賦〉附辭云：

佛狸定見卯年死，貴賤紛紛尚流徙；滿眼驂騮雜駿駢，時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誰能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頁 259）

是知宗澤老病將死，連呼「過河」者三；李清照於慨歎「烈士暮年」之餘，猶期待相將「過淮水」以遂收復失地之願望，故為夏氏所推崇。清·李漢〈題李易安《打馬圖》並跋〉三首之一云：「國破家亡感慨多，中興漢馬久蹉跎；可憐淮水終難渡，遺恨還國說過河。」<sup>41</sup>亦以宗澤、李清照相比，不知夏氏是否受此啟發，特錄供參考。

### （三）論其能大能小之文學造詣

大句軒昂隘九州，么絃稠疊滿閨愁；但憐雖好依然小，看放雙溪舴艋舟。

此詩起句，係基植前兩首曾提及李清照〈烏江〉詩及〈打馬賦〉所附辭，真可謂大聲鞳鞳，橫溢九州，故此處以「大句軒昂隘九州」概括其詩文之壯闊。而次句轉論其詞，以為其所作似細絃稠疊，音聲綿密，委婉動人，充滿閨怨。三、四兩句，更進一步指出此等作品皆具「小」而「好」之特質，並舉李清照〈武陵春〉

<sup>40</sup>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新校本《二十五史》），冊 14，卷 360，頁 11284-11285。

<sup>41</sup> 此詩見引於徐北文評注〈打馬圖賦〉「集評」中，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267。

爲例：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  
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頁 64）

而證諸李清照現存可信、完整之 49 闕詞中，慢詞僅有〈長壽樂〉、〈鳳凰臺上憶吹簫〉、〈永遇樂〉、〈多麗〉、〈慶清朝慢〉、〈聲聲慢〉、〈念奴嬌〉、〈轉調滿庭芳〉、〈滿庭芳〉九闕，可見《易安詞》之體製，確乎以「小」爲特色，且闕闕可讀，故夏氏以「好」總評之。而似此「小」而「好」之詞，與其「大句軒昂」之詩，正可相提並論，不分軒輊。

至於以「小」而「好」論詞，清·劉熙載《藝概》已然及之，其言云：「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調，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sup>42</sup>吳无聞注以爲此乃夏氏「但憐雖好依然小」一語之所出，特錄供參考。

#### （四）論其詩詞分流之審美視野

掃除疆界望蘇門，一脈詩詞本不分；絕代易安誰繼起，渡江只手合黃秦。

在舉證評論李清照詩、文、詞之成就後，夏氏此絕句進一步主張「一脈詩詞本不分」，此係針對李清照〈詞論〉論及詞「別是一家」，提出不同之見解。李氏原文如次：

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

<sup>42</sup>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710。

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sup>43</sup>

此段評論之重點有二：其一，就音律言之，詩文但分平仄，歌調須分五音（宮、商、角、徵、羽）、五聲（陰平、陽平、上、去、入）、六律（古代音樂有十二律，相當於今鍵盤樂器之十二音鍵。又區分為陰、陽，陰六為呂，陽六為律，六律即指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清濁（音階之高低）、輕重（指唇、齒、喉發音部位所發音量之大小）。其二，就文學性言之，經由李清照對柳永、張先、宋祁、宋庠、沈唐、元緯、晁端禮、晏殊、歐陽脩、蘇軾（對上述詞家之評論，已見第二首絕句引文）、王安石（字介甫，1021-1086）、曾鞏（字子固，1019-1083）、晏幾道（字叔原，1030?-1106?）、賀鑄（字方回，1052-1125）、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1049-1100）、黃庭堅（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1045-1105）等人之評論，可知詞除協樂外，尚需要求風格高雅、渾成，創作鋪敘，遣詞典重，情致、故實兼備，庶稱完備。

李清照如此主張，夏氏顯有不同意見，除於絕句中強調「詩詞本不分」外，又曾撰〈評李清照的詞論〉一文云：

她提出「詞別是一家」的口號，要求保持它的傳統風格——這就是前人所謂「尊體」。……但是，我們原應該承認詞和詩有不完全相同的性能風格，卻不可能認為它兩者必須有遼遠距離的隔絕。並且詞到了北宋末年，已經面臨兩個新發生的問題：一個是它怎樣尋找未來的出路，一個是它能否應付當前時代的要求。這都是相當重大的問題。由於詞從晚唐五代以後到北宋末年，二百多年間，都掌握在封建文士手裏，局限於《花間》、《尊前》「艷科」的面目，辭藻日益繁富而內容日益貧乏，長此以往，齊梁宮體沒落的景況就是它將要來臨的命運！柳永、蘇軾兩家先後崛起，一面從民間吸取新氣息，一面合詩於詞，從詞的內容和形式上，打破它狹窄的規模，開闢廣闊的道路，這都是必要的舉措，也是必然的趨勢。此其一。汴京覆亡的前後，一切有民族氣節的知識份子，都奮起號呼抗敵救亡的責任。和李清照同時的張元幹、張孝祥諸家，就都運用這種文學形式來反映當時的

<sup>43</sup>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241。

現實……此其二。可是李清照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卻並不如此：她以「詞語塵下」貶斥柳永，若不僅斥他的語言俚俗而兼指內容頹靡，這還是合理的批判。至於要求作詞須分五音、六律以合樂，那卻像是和大晟樂府裏的侍從文人作共鳴的論調了。

又云：

總之，李清照〈詞論〉裏一個主要問題，是北宋末年詞和詩分合的問題。這問題起於蘇軾，他繼承歐陽修、梅堯臣改變文風、詩風之後，崛起而改變詞風，他打破詩詞的界限，一舉而為詞拓境千里！而當時思想保守的文士，卻強調「尊體」之說，拿「教坊雷大使」的教舞作比喻，譏笑他「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見《後山詩話》）。這種保守勢力在當時相當大，李清照的詞論就是這種勢力影響之下的產物。<sup>44</sup>

由上兩段文字，可知夏氏以為詞須如詩一般，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而且必須反映「當時的現實」，方不致入沒落之景況。以此觀點衡之，蘇軾之「以詩為詞」，掃除疆界，為詞「拓境千里」之舉措，對詞之發展而言，反而居功厥偉；相形之下，李清照對詞體合樂之種種主張，「卻像是和大晟樂府裏的侍從文人作共鳴的論調」，斷不可取！

此詩三、四句，轉稱李清照之才華，一时无兩；宋室南渡後，能揉和黃庭堅與秦觀不同之詞風，形塑一己之特色。此中「只手」應作「隻手」，此乃正體「隻」字，簡體作「只」字，轉回正體時，以正體原有「只」字，遂未轉作「隻」。所謂「隻手」，指憑一人之力，喻指獨力完成；猶如「隻眼」，憑一己之眼，喻指獨特之見解。夏氏此兩句，係承前兩句而來，以掃除詩詞疆界，蘇軾及門弟子最努力為之。而李清照雖謂「詞別是一家」，然已將黃、秦相提並論，所謂「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蓋秦觀係以詞人而作詩，黃庭堅則是以詩人而填詞，以夏氏觀點衡之，確乎「詩詞本不分」者流；以李氏觀點衡之，如此混搭，終不免各見其失！

<sup>44</sup> 以上兩段引文，見夏承燾：《月輪山詞集》，收入《夏承燾集》，冊2，頁256-257、258。

至於合黃、秦並論，李清照之前，尙可見陳師道《後山詩話》之記載，所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逮也。」<sup>45</sup>然關於此記載，《四庫全書總目·樂部·詩文評歎一》曾云：「案：蔡條《鐵圍山叢談》稱：雷萬慶，宣和（1119-1125）中以善舞隸教坊。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師道亦卒於是年十一月，安能預知宣和中有雷大使，借爲譬況？其出於依託，不問可知矣！」<sup>46</sup>《後山詩話》既出於後人依託，則含秦、黃並論，又能兼取兩人詞風者，當推李清照，無怪乎夏氏以「渡江隻手」推許之。實者，夏氏之前，清·沈曾植《菌閣瑣談》即云：「易安跌宕昭彰，氣調極類少游（秦），刻摯且兼山谷（黃），篇章惜少，不過窺豹一斑。……自明以來，墮情者，醉其芳馨；飛想者，賞其神駿，易安有靈，後者當許爲知己。」<sup>47</sup>此處以「氣調」評秦觀，以「刻摯」評黃庭堅，遂爲吳无聞注所採用，然畢竟抽象難解。反不如先以李清照論秦觀「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論黃庭堅「尙故實，而多疵病」之語，考察其兼取之道。

先論秦觀之主情，在宋人眼中，殊爲一致。如蔡伯世稱：「子野（張先）辭勝乎情。耆卿（柳永）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唯少游一人而已。」<sup>48</sup>張炎《詞源》云：「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sup>49</sup>以上兩段評論，乃對秦觀詞最佳之推崇。此外，則不免揭其所短，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稱：「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sup>50</sup>秦詞「格力」所以「失之弱」，要在「少故實」故也。是知秦詞之情，乃評論者之共識，至其「骨力」、「格力」，或稱賞，或批評，仍存有仁智之見。

次論黃庭堅，前引陳師道之評，雖非陳氏之作，然視爲宋人評論之一可也。而此論已遭胡仔駁斥云：「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見同

<sup>45</sup>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185。

<sup>46</sup> [清]永瑤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冊7，卷195，頁4083。

<sup>47</sup> [清]沈曾植：《菌閣瑣談》，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4，頁3608。

<sup>48</sup> 此論見於[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1，頁766。

<sup>49</sup> [宋]張炎：《詞源》，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1，卷下，頁267。

<sup>50</sup>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33，頁253。

注 50) 況前乎胡仔，晁補之(字無咎，1053-1110)已然評云：「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sup>51</sup>此觀點與李清照相同，然黃詞之「疵病」為何？宋人並未具體指陳，即使黃庭堅同時之法秀道人，亦不過戒其填作「艷歌小詞」而已，事見宋·惠洪《冷齋夜話》記載：

法雲秀，關西(人)，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為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詩(詞)曲耳。<sup>52</sup>

及至清代，具體指陳黃庭堅《山谷詞》之言論，即大量湧現，茲舉三例為證：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云：

黃山谷詞多用俳語，雜以俗諺，多可笑之句。……<sup>53</sup>

清·李佳《左庵詞話》云：

涪翁(即黃庭堅，嘗貶「涪州別駕」故云)詞，每好作俳語；且多以土字攙入句中，萬不可學。此古人粗率處，遺誤後學非淺。<sup>54</sup>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云：

黃山谷詞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辦，惟故以生字俚語侮弄世俗，若為金、元曲家濫觴。<sup>55</sup>

<sup>51</sup> 此評語見錄於〔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 16，唐圭璋《詞話叢編》輯錄時改為《能改齋詞話》，冊 1，卷 1，頁 125。

<sup>52</sup> 〔宋〕惠洪：《冷齋夜話》，收入《詩話叢刊》(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 年)，下冊，頁 1711。

<sup>53</sup>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 2，卷 1，頁 1401。

<sup>54</sup> 〔清〕李佳：《左庵詞話》，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 4，卷下，頁 3172。



是知黃庭堅填詞，每好摻入俳語、俗諺、土字、俚語，雖可視為語典，然粗率之病，終不可免。而綜論秦、黃之優劣，最貼近李清照《詞論》之意見，筆者以為當推清·賀裳《皺水軒詞筌》，其言云：

少游曼聲以合律，寫景極淒惋動人。然形容處殊無刻肌入骨之言，去韋莊、歐陽炯諸家，尚隔一塵。黃九時出俚語，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下省）」，可謂僇父之甚。然如「釵眉袖，雲堆臂，燈斜明媚眼，汗浹蓂騰醉」，前三語猶可入畫，第四語恐顧（夔）、陸（疑作「鹿」為是，指鹿虔扈）不能著筆耳。黃又有「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新俏亦非秦所能作。

56

秦、黃調之優劣既明，李清照詞揉合兩家所形成之特色，自可言之：其一，主情致而尚故實；其二，尚故實而避粗率；其三，兼婉約、豪放之所長而能去其短。似此特色，宋代評論者實已留意，如本文評析第一首絕句時，曾引王灼之言，謂李清照係搢紳之家能文婦女，下筆填乃「無顧籍」，然亦稱其所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已然為「易安體」道出特色。當時文士和作者，亦不乏其人，如朱敦儒〈鵲橋仙〉（和李易安金魚池蓮）、侯寘〈眼兒媚〉（效易安體）、辛棄疾〈醜奴兒〉（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皆是其例；另有宋遺民劉辰翁每讀李清照〈永遇樂〉（落日鎔金），輒為之涕下，亦有兩闋同調牌之和作。<sup>57</sup>凡此，皆可證明「易安體」之特色，在宋詞人心中已有一定之評價，故不乏仿效者。及至清代，具體論述《易安詞》特色者，所在多有，茲舉三家供參考：

清·彭遜通《金粟詞話》云：

<sup>55</sup>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4，頁3691。

<sup>56</sup> [清]賀裳：《皺水軒詞筌》，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1，頁696。

<sup>57</sup> 以上作品，均見收於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朱敦儒〈鵲橋仙〉（冊2，頁1088）、侯寘〈眼兒媚〉（冊3，頁1862）、辛棄疾〈醜奴兒〉（冊3，頁2426）、劉辰翁〈永遇樂〉（冊5，頁4087、4088）。按：自朱敦儒和作，知李清照填有〈鵲橋仙〉詞，惜今已不存。

李易安「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sup>58</sup>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云：

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詞無一首不工，其鍊處可奪夢窗（吳文英）之席，其麗處真參片玉（周邦彥）之班。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sup>59</sup>

清·況周頤《蕙風詞話》云：

李易安時代，猶稍後於（朱）淑貞。即以詞格論，淑貞清空婉約，純乎北宋。易安筆情近濃至，意境較沉博，下開南宋風氣，非所詣不相若，則時會為之也。<sup>60</sup>

以上三家，或自詞意，或自鍛鍊，或自風格，評論李清照詞；要而言之，李詞之特色在於「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情近濃至，意境較沉博」，足與周邦彥、吳文英相提並論。此等觀點，頗能與李清照評黃、秦之言相發明。而其所作，如前舉之〈永遇樂〉（落日鎔金）、〈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以及彭孫遜此處所舉之〈念奴嬌〉（蕭條庭院）、〈聲聲慢〉（尋尋覓覓）等，皆可見此特色，茲不贅錄。

至若前引沈曾植《菌閣瑣談》之言，特就風格言之，恐難盡括夏氏此絕句之意，故本文特予以詳析如上。至於沈氏之言，龍沐勛〈漱玉詞敘論〉頗有引伸，特錄供參考：

<sup>58</sup> [清] 彭遜適：《金粟詞話》，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 1，頁 721。按：所引詞，一調寄〈念奴嬌·春情〉（《全宋詞》，冊 2，頁 1208），一調寄〈聲聲慢〉（《全宋詞》，冊 2，頁 1209）。

<sup>59</sup> [清] 李調元：《雨村詞話》，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 2，卷 3，頁 1431。

<sup>60</sup> [清] 況周頤：《蕙風詞話》，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 5，卷 4，頁 4497。

《漱玉詞》之全部風格，實兼有婉約豪放二派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沈氏所謂「墮情者醉其芬馨，飛想者賞其神駿」，其言蓋不我欺。又其所謂「神駿」，當求之於其用筆方面。《歷朝名媛詩詞》稱其「揮灑俊逸，亦能琢鍊」。又論其〈聲聲慢〉云：「玩其筆本自矯拔，詞家少有，庶幾蘇辛之亞」。如前所錄〈念奴嬌〉、〈永遇樂〉諸闕，亦皆以矯拔之筆出之。<sup>61</sup>

### （五）論其身處南渡之時代關懷

中原父老望旌旗，兩戒山河哭子規；過眼西湖無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

此絕句係總論李清照其人，而以岳飛相提並論。起句謂：自金人竊取宋室北面江山之後，淪陷區之中原父老，日日翹盼宋室旌旗能早日飄揚北返，拯百姓於倒懸。次句之意解，關鍵在「哭子規」三字，據漢·揚雄撰《蜀王本紀》載：

望帝以鼈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帝不能治，使鼈靈決玉山，各得安處。鼈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慙愧，自以德薄，不如鼈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鼈靈即位，號曰開明帝。……望帝去時，子鵠（規）鳴，故蜀人悲子鵠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sup>62</sup>

又，清·李調原編纂《華陽國志·蜀志》載：

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鵠鳥鳴，故蜀人悲子鵠

<sup>61</sup> 龍沐勛：〈漱玉詞敘論〉，收入《詞學季刊》第3卷第1號（1936年3月），頁1-10。

<sup>62</sup> [漢]揚雄撰：《蜀王本紀》，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冊38，第5函之5，頁1。

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當作「若」)，開明位號叢帝。<sup>63</sup>

以上兩記載，對於「望帝」所以禪位，一稱係通人妻自慚行穢，一稱感念為國除水害使然，雖各有不同，然《蜀王本紀》清楚指出，蜀人「悲子規鳴而思望帝」，遂成後人常用之典故。實則，不論「子規」、「杜鵑」皆不過鳥名而已。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禽部·林禽類·杜鵑》已載云：

蜀人見鵑而思杜宇，故呼杜鵑。說者遂謂：杜宇化鵑，誤矣！鵑與子鵑、思子規、鷓鴣、催歸諸名，皆因其聲似，各隨方音呼之而已。其鳴如曰「不如歸去」；諺云：「陽雀叫，鷓鴣夾」是矣。<sup>64</sup>

儘管「子規」不過狀禽鳥之鳴叫聲，然其所承載之意義，終究代代承傳不已。因之夏氏「兩戒山河哭子規」句，其意蓋謂：以江、淮為界，隔絕兩地（兩戒）之百姓，均期待宋帝鑾駕早日北歸。亦即淪陷區之百姓切盼徽、欽二帝，或南去之宋皇室能早日來歸；而隨宋室南渡之子民，亦翹盼王師能早日揮軍北上，收拾舊山河，恰似聞子規鳥啼叫而哭望帝也。

三、四兩句，轉而陳述隔絕兩處之百姓縱然深有翹盼，然南渡政權定都臨安（即杭州），偏安局勢成立後，西湖之風光終究腐蝕北返之銳志。此現象當時之文士每形諸筆端，如孝宗淳熙（1174-1189）年間，林升〈題臨安邸〉詩云：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

<sup>65</sup>

又如登宋理宗寶祐元年（1253）進士第之文及翁，曾填〈賀新郎·西湖〉詞云：

<sup>63</sup> [清]李調元編纂：《華陽國志》（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卷3，頁109-110。

<sup>64</sup>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8年），卷49，頁1477。

<sup>65</sup> 此詩見錄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冊50，卷2676，頁31452。

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艇，問中流、擊楫誰人是。千古恨，幾時洗。 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sup>66</sup>

上引詩、詞，一作於南宋前朝，一作於南宋晚期，卻同時提及西湖「歌舞」之場景，顯見當時無論朝廷或民間，已然沉醉於湖光山色之中，不復「新亭墮淚」<sup>67</sup>矣！相較於當時之風氣，李清照於南渡後雖曾寓居杭州、金華一帶，然於「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之激憤中，逐漸深鎖自我，所謂「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是也。岳飛亦嘗屯兵西湖，然於高唱「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之餘，亦僅能慨嘆：「知音少，弦斷有誰聽」；<sup>68</sup>甚至以三十九年壯年，命殞大理寺獄。而翻讀兩人作品中，乃無一語提及「西湖」，遑論遊賞湖光、酣醉歌舞！因之夏氏所謂「過眼西湖無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既許兩人身繫家國，不隨波逐流，耽於逸樂；亦相信「鄂王」<sup>69</sup>岳飛必深知李清照面對國事蝸蟻，家鄉望斷，終無賞玩西湖之興致也。

#### （六）論其不讓鬚眉之詞史地位

易安曠代望文姬，悲憤高吟新體詩；倘使倚聲共南渡，黃金合鑄兩蛾眉。

<sup>66</sup> 此詞見收於《全宋詞》，冊5，頁3972。

<sup>67</sup> 《世說新語·言語》載：「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3年），上卷上，頁92。

<sup>68</sup> 李清照詩、詞已見前引，茲不贅注。岳飛詞，一調寄〈滿江紅·寫懷〉（怒髮衝冠），一調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見《全宋詞》，冊2，頁1615。

<sup>69</sup> 據《宋史·岳飛傳》載，飛於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為秦檜所陷，殞大理寺獄。孝宗即位初，詔復飛官；淳熙六年（1179），賜諡武穆。寧宗嘉定四年（1211），追封鄂王。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冊14，卷365，頁11375-11395。

此絕句旨在總論李清照其文，而以漢末蔡琰（字文姬，生卒年不詳）相提並論。起兩句謂：李清照與蔡琰雖隔世代，卻足與仰望相攀；以兩人置身亂離之時代，皆能「悲憤高吟新體詩」也。吳无聞「題解」云：「蔡琰的〈悲憤詩〉，是五言體。五言詩在《詩經》四言形式上發展而成。東漢末年，正是五言詩的成熟期。〈悲憤詩〉不僅在形式上是新體，尤其在內容方面，反映出漢末離亂中人民所受的痛苦。」<sup>70</sup>此詮解就蔡琰而言，大抵能得其實。然「悲憤」一句，就承上啓下之脈絡衡之，亦兼指李清照隨宋室南渡後，所作詩詞亦別見新風貌也。如前文所舉「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烏江〉，頁 167）、「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頁 203）、「南來尙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頁 203）等詩篇及詩句，即是其例。而夏氏原主張「一脈詩詞本不分」，故亦兼指李清照南渡後之詞篇，如〈添字采桑子〉：

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展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霖霖。點滴霖霖，愁損北人，不慣起來聽。（頁 96）

又如〈漁家傲〉：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渡千帆舞。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頁 98）

以上兩詞，一寫其鄉魂旅思，一寫其生不逢時，無法如願之痛苦，皆迥異其前期之作品，此即內容之新。至於形式之新，則如前此所稱，係揉合黃、秦詞風而成之新樣貌。此新樣貌，恰似張端義〈貴耳集〉於評論李清照〈永遇樂〉（落日鎔金）

<sup>70</sup> 見《夏承燾集》，冊 2，頁 540。至於「題解」提及蔡琰〈悲憤詩〉，見錄於《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 年新校本《二十五史》），冊 4，卷 84，頁 2801-2802。按：該傳云：「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按：「興平」為漢獻帝年號，197-195）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頁 2800）

詞後所云：「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妙者難。」<sup>71</sup>因之夏氏此處所言之「新體詩」，就李清照而言，即指其南渡後所寫、飽含流離顛沛之作品，以其有別於舊作，故謂之「新」，亦即所謂之「易安體」也。

前兩句由李清照媲美蔡琰，後兩句則以蔡琰媲美李清照。其要旨恰如吳无聞「題解」所稱：「如果蔡文姬和李清照一起經驗南渡之亂，一起倚聲填詞，她的作品可與李清照的《漱玉詞》比美。詞壇後學當用黃金為這兩位女作家鑄像以事之。」然吳氏注「黃金合鑄」句，引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永精宮道人，1254-1322）〈詠史詩〉：「漢室功臣誰第一，黃金合鑄紀將軍」（以上引文，並同注 70）為證，則有待商榷。茲先移錄趙氏原詩如次：

酒酣斫劍氣如雲，屠狗吹簫盡策勳；漢室功臣誰第一，黃金合鑄紀將軍。

72

此詩首句係寫漢高祖還歸過沛縣，酒酣高唱〈大風歌〉之氣象；次句則寫高祖封賞之際，連「以屠為事」之樊噲，以及「為人吹簫給喪事」之周勃，皆分別給予武侯、絳侯之封號及食祿。三句陡轉提問：興漢室之功臣究竟以何人為第一？四句明白指出作者心中：第一人選，即是為人所淡忘之紀信將軍。<sup>73</sup>是知此詩雖有「黃金合鑄」四字，與夏詩末句雷同，然顯係論興漢室之功臣，與文學成就毫無關係。真有關者，宜屬金·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1190-1257）〈論詩絕句〉三十首之八：

<sup>71</sup> [宋]張端義：《貴耳集》（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筆記叢編》本），上卷，頁31。另[明]楊慎《詞品》亦稱：「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於閨閣也。……荃翁張端義《貴耳集》云：『……皆以尋常言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妙者難。』山谷所謂『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見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1，卷2，頁451。

<sup>72</sup>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卷5，頁224。按：趙孟頫之前，為紀信抱不平者，尚有[宋]文彥博〈題紀太尉廟〉詩：「死節古來雖有矣，大都死節少如公；惟圖救主重圍內，不憚焚身烈焰中。龍準有因方脫禍，猴冠無計復爭雄；如何置酒咸陽會，只說蕭何第一功。」（《全宋詩》，冊6，卷274，頁3501）。

<sup>73</sup> 以上有關劉邦、樊噲、周勃之故事，皆見於《史記》，分別為〈高祖本紀〉，冊1，卷8，頁341-394；〈樊噲傳〉，冊4，卷95，頁2651-2660；〈絳侯周勃世家〉，冊3，卷57，頁2065-2080。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74

此詩起兩句，肯定沈佺期、宋之問於初唐詩壇，猶承齊梁風尚，於音律辭采多所講究，如織錦繡。<sup>75</sup>後兩句意謂：論唐代能一掃六朝纖弱靡麗之風，首倡高雅沖淡之音，引領詩壇走向之陳子昂（字伯玉，661-702），<sup>76</sup>其貢獻堪媲美輔佐越王句踐平滅吳國之范蠡。而句踐感念范蠡平吳之功，在范蠡離去後，特叮囑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於座側，以示沒齒難忘之意。<sup>77</sup>以此準之，詩壇亦應用黃金打造陳子昂形象，以紀其功。是知元好問為肯定陳子昂廓清詩壇綺靡之風，特以此絕句論定其貢獻。而元氏〈論詩絕句〉三十首，素為詩詞評論者必讀之傑作，夏氏據此轉而肯定蔡琰、李清照之詩詞造詣，就文論文，顯然較為合理。因之以元好問詩句注「黃金和鑄」句，終較貼切；而溯其原始，又源於越王以黃金鑄范蠡形象，故元氏此詩第三句乃云「論功若準平吳例」，此讀者所以深究也。

### 三、結語

本文既就夏承燾論易安詞六絕句詳析如上，爰略綴數語以為總結：

<sup>74</sup> 施國祈輯注：《遺山集》，收入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上冊，頁523。

<sup>75</sup> 〔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文藝中·宋之問傳》載：「魏建安後迨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新校本《二十五史》，冊7，卷202，頁5751。

<sup>76</sup>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云：「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按：陳子昂官至右拾遺）首倡高雅沖澹之音，一掃六朝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皆蟬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遊八極之興。」（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古今詩話叢編》本），〈前集〉，卷1，頁5。

<sup>77</sup> 〔漢〕趙曄著，張覺校注：《吳越春秋校注》載：「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卷10，頁2790。



其一，夏承燾此六絕句，係以聯章形式爲之。首論李清照爲人目空一切，敢行文評論北宋諸大家；又敢藉詠史諷南渡政權，誠屬女中英豪；次首續稱頌其愛國情操，並以宗澤臨終三呼「過河」相媲美。第三首稱頌李清照之文學造詣，兼具大聲鞞鞞之豪情，以及「小」、「好」委婉之特質。第四首，針對李清照〈詞論〉提及「詞別是一家」之觀點，提出「一脈詩詞本不分」之不同見解；並就李氏已然兼融黃、秦之特質，證明易安詞呈現詩詞合爲一爐之特色。第五首總結其爲人，志切家國，殊堪與岳飛相提並論。第六首總結其文學，以爲可高攀蔡琰，爲文壇蛾眉之兩高峰。

其二，瞭解夏承燾此六首聯章詞之結構、意涵後，吾人亦可藉以瞭解夏氏論詞最重人品，實與其遭遇有關。蓋夏氏《論詞絕句》係作於文革期間蹲「牛棚」之際，無怪乎家國之思、身世之感隨其論歷代詞人而揉和其間，尤其對於處顛沛艱難環境而能持志守節、關注家國百姓之詞人，最爲推重。李清照以外，夏氏論岳飛、陸游、張孝祥、辛棄疾、陳亮、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陳經國、陳子龍、夏完淳、王夫之、龔自珍等人，要皆秉此觀點，真可謂「一以貫之」者也。

其三，吳无聞分「注釋」、「題解」兩目，以注夏氏《論詞絕句》，方便讀者閱讀，厥功甚偉。然此中仍存有不少疏忽，劉揚忠〈《翟髯論詞絕句》注釋商榷〉一文（見注 27），已揭之於前。本文經詳析論李清照六首絕句後，亦發現吳注有三缺失待改善：一、未注待補注者，如「身後流言亦意中」（其一）、「哭子規」（其五）；二、已注待補強者，如「渡江只（隻）手合黃秦」（其四）、「悲憤高吟新體詩」（其六）；三、已注而疏誤者，如「兩戒山河」、「黃金合鑄兩蛾眉」（其六）。因之，在吳注之基礎上，若更有後學願意予以詳析，其有功於夏氏及詞壇，自不待言。

## 引用文獻

- 王偉勇、趙福勇合撰：《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
- 王曉雯：《清代譚瑩「論詞絕句」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二十五史》，1987年。
- 永瑢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朱存紅、沈家莊：〈別有境界、自成一家——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雜議〉，《文藝評論·現代學人與歷史》，2011年。
- 何廣棧：《李清照改嫁問題資料彙編》，臺北：九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
- 吳熊和：《吳熊和詞學論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 \_\_\_\_\_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宋邦珍：〈厲鶚〈論詞絕句〉的傳承與創新〉，《輔英學報》11期，1991年12月，頁200-206。
- 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8年。
- 李調元編纂：《華陽國志》，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
- 林玫儀：〈《瞿髯論詞絕句》初探〉，《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
- 施國祈輯注：《遺山集》，《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 洪柏昭：〈讀《瞿髯論詞絕句》〉，《光明日報》，1980年3月18日，第4版。
- 胡子：《苕溪漁隱叢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胡永啟：《夏承燾詞學研究》，河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 胡建次：〈清代論詞絕句的運用類型〉，《重慶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頁105-110。
- 范曄等撰：《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二十五史》，1987年。
- 唐圭璋：《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_\_\_\_\_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夏承燾：《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聯合刊行，1997年。
-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_\_\_\_\_：《清代詞學批評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_\_\_\_\_：〈詞學理論的重要載體——簡論清代論詞詩詞的價值〉，《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頁44-49。
-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濟南：濟南出版社，2005年，第2版。

- 張端義：《貴耳集》，臺北：廣文書局《筆記叢編》本，1969年。
- 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二十五史》，1978年。
- 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本，2009年，第1版第3次印刷。
- 陳水雲：〈論詞絕句的歷史發展〉，《國文天地》第26卷第6期，2010年。
- 陳師道：《後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陶子珍：〈清代張祥河〈論詞絕句〉十首探析〉，《成大中文學報》第15期，2006年12月，頁86-106。
- 陶然：〈論清代孫爾準、周之琦兩家論詞絕句〉，《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頁74-82。
- \_\_\_\_、劉琦：〈清人七家論詞絕句述評〉，《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7卷第1期，2005年3月，頁15-19。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惠洪：《冷齋夜話》，《詩話叢刊》，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年。
- 揚雄：《蜀王本紀》，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本，1968年。
- 楊仲謀：《評詞絕句註》，臺中：四川同鄉會審校典藏，1988年。
- 楊牧之：〈千年流派我然疑——《瞿髯論詞絕句》讀後〉，《讀書》1980年第10期。
- 楊海明：《唐宋詞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 葉嘉瑩：《唐宋詞名家論集》，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7年。
-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
- 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賀鑄〈橫塘路〉詞探析〉，《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4期，2008年3月，頁193-224。
- \_\_\_\_：《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年。
- 趙擘著，張覺校注：《吳越春秋校注》，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
- 劉克莊：《後村詩話》，臺北：廣文書局《古今詩話叢編》本，1971年。
- 劉青海：〈論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中的詞學觀〉，《中國韻文學刊》25卷1期，2011年。
- 劉揚忠：〈《瞿髯論詞絕句》注釋商榷〉，《文化遺產》1985年第3期。
- 劉義慶：《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3年。
- 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二十五史》，1987年。
- 鄭騫：《清畫堂詩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
-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冊1151。
- 龍沐勛：〈漱玉詞敘論〉，《詞學季刊》第3卷第1號，1936年3月，頁1-10。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 An Analysis of Xia Cheng-tao's Appreciation on Yi-an Ci Poems in *Lun Ci Jue Ju*

Wang, Wei-yu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Xia Cheng-tao's comments on six of Li Qing-zhao's Ci poems included in his *Lun Ci Jue Ju*. There are three findings. First, the six Ci poems in question are presented in the "chapter-after-chapter" style. Six chapters were included. Xia first commented on Li's courage and insights, then her patriotic sentiment, her literary attainments and views towards Ci poetry and her character. He concluded by commenting positively on her literary achievements. Second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Xia prioritized "character" as the main criteria for commenting on Ci poets. He especially admired those who demonstrated clear patriotic devotion to the home country in times of turmoil. Thirdly, in Wu Wu-wen's annotation of *Lun Ci Jue Ju*, which was composed of "Themes" and "Notes", there appears to be problems with parts of the "Notes" that were either absent, unclear or incorrect. Although Wu's work has made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Lun Ci Jue Ju*, scholars should be aware of possible limitations when drawing on Wu's work as source for citation.

**Keywords:** Xia Cheng-tao, *Lun Ci Jue Ju*, Li Qing-zhao, theory of ci poetry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